

【一】這次在澳洲，幾位法師在講經的時候有提到一些例子，末學也覺得很有啟發。像悟行法師有一次在澳洲，安排了一位大護法，在澳洲生意做得很好，他說要親近師父，悟行法師就成全他，成人之美，給他安排剛好坐在師父旁邊。既然要親近，那就近一點，結果安排在旁邊，這位同修反而受寵若驚，不大敢坐，「我說親近，沒有說這麼近」。因為師父很有威儀，他有點緊張，後來也是坐下來吃飯。吃著吃著這位同修就對師父講：「師父，你看起來氣色真好，你真是天生麗質。」他一講出來天生麗質，旁邊的老同修，有一位就板起面孔來，「這怎麼叫天生麗質？這叫法相莊嚴。」你看我們老修：「真外行！這個怎麼叫天生麗質？外行人一點都不懂，這個叫法相莊嚴。」你看，拿我們認識的道理去要求別人，這個時候心起什麼心？傲慢心，高下心，不知道。我們修行人真的知道錯一定改，就是錯在哪自己都搞不清楚，所以修行人都是被我們自己給賣掉了不知道。被自己給出賣了，自己在墮落，了然無知。這個心態已經墮落，已經不平等，已經不清淨，已經不慈悲，有了高下，就沒有辦法感受別人的心境。其實說實在的，這個同修說天生麗質他是把他覺得最好的詞都用上去了，人家是修隨喜功德，修稱讚如來，結果我們自己生分別、生傲慢，我們自己墮落了。還搞得整個氣氛怎麼樣？很尷尬，大家都覺得好像空氣都凝結起來了，都不知道怎麼接下一句話了。結果下一句話誰接的？師父接了。師父對著大家講，「天生麗質就天生麗質」，人家師父歡喜接受，這麼一講，旁邊那個同修就很高興，沒講錯。師父一句話就把尷尬給化解掉了。

【二】我自己到了法國，剛好那時候是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，老和尚的秘書處理很多的事務，就是我們悟梵法師，剛好那一天我們有機會一起出去。見到悟梵法師我們就非常歡喜，法師是跟在師父旁邊，這時候她一定有很多寶貴的體會，她一定看到師父很多日常的行持都是我們的學處，剛好我又坐她的對面，趕快給她挖寶。悟梵法師就說到，師父不管在什麼情境，比方幾十個人、上百個人一起到飛機場去，一般都覺得兵荒馬亂有點昏頭了，就會看到師父在那裡問：「某某人有沒有跟上、某某人在不在？」悟梵師就覺得很佩服，為什麼師父都能記住這些人，最重要的是那些最不熟悉狀況的人，師父都能夠記得他們有沒有跟上來。可以感受到老人家是心包太虛，那種心量就是時時都把大眾放在心上。

有個大陸的居士第一次到澳洲去，師父一要離開哪個地點的時候，就會問：「誰誰有沒有跟上？」他第一次到澳洲時，抵達的時候是比較晚，半夜十二點左右才到達師父住的地方，一進去就看到師父坐在客廳的位置：「你來了！來來來。」還張羅一些事情，老人家才安心去睡覺。真的就好像我們的大家長一樣的風範給我們看，對待自己的學生，對待自己的客人，都讓我們佩服。

【三】我兩年前到「澳洲淨宗學會」有幾天的課程，有機會跟師父坐下來談話。大家不用太羨慕我，我只有在那幾天而已，就是在那十天左右的時間。坐下來，有一個女士，她也年齡比較長，應該有五六十歲，我們就看到師父如何盡心竭力去招待一個客人。她沒學佛，招待她，到了淨宗學院，師父自己給她解說，給她講解萬姓宗祠。我們在旁邊很感動，這些事情大可交給我們弟子去做，可是師父覺得那是我接待的客人，我就應該盡心盡力。十天下來，賓至如歸，這位長者很感動，後來自己說：「師父，我要皈依。」師父披上袈裟，拿起引磬，

這種誠意，那個呵護一個人的因緣如此的無微不至，我們都當場看到一個人對正法生起決定的信心。師父袈裟披起來，引磬一拿，這位長者的眼淚就沒有再停止過，就一直這樣掉眼淚到儀式完成還止不住，很感動師父對她的那分愛護。

【四】那幾天我們是跟師父一起坐車，從HIGHFIELDS到淨宗學院。有一天一起坐車，我坐在司機旁邊，我坐第一個位置，因為老人家坐後面寬敞一點，也有很多我們的同修們可以照料。當然說實在的，師父的體力比我們還好，記得有一次，階梯比較高，差不多這樣，師父一步就上去了，有夠柔軟。我的心裡想待會讓師長從後座下車，先過去了我再下來，因為我一下來，車門很大，會擋到師父的路，所以我就坐著等師父過了再趕快下車。結果師父走向前來，一看到我沒下車，馬上幫我開門。我們感受到什麼？感受到師父的平等心，感受到師父就是時時看到別人的需要在哪裡。連一個當他孫子都綽綽有餘，年齡上都是他孫子的晚輩，他還這麼樣去體恤我們，這是我們的學處。我們有個什麼，好像就不可一世，這跟師長的差距太遠、太遠。